

好玩的数学

张景中 主编

谈祥柏 著

乐在其中的数学

有强烈“个性”的自然数所做的除法令人想入非非；慈禧太后特准紫禁城骑马的贵介公子，他的汽车号码有什么神奇特性？

为什么“无字天书”能够一锤定音地破译？

书中还有另外许多扣人心弦的内容：飞檐走壁，将错就错，数学黑洞，六道轮回，回归自我……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足以令人一卷在手，废寝忘食。

①

1 : 1

1 ② 1

1 3 : 3 1

1 4 ⑥ 4 1

1 5 10 : 10 5 1

1 6 15 ⑩ 15 6 1

1 7 21 35 : 35 21 7 1

1 8 28 56 ⑦ 56 28 8 1

.....

50 51 52 ⑤③ 54 55 56

57 58 59 60 ⑥①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⑦①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⑧③ 84 85 86 87 88 8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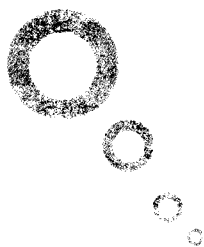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好玩的

数学

张景中 主编

乐在其中的数学



谈祥柏_二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作者尽了很大努力,企图将世界闻名的马丁·加德纳的趣味数学与乔治·波利亚的发现技巧熔为一炉,尽可能将所有题材中国化、本土化,用行云流水的科学小品风格来拨动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的共鸣。

全书分10个方面,就数与形、逻辑、游戏、古今名题、概率运筹、循环回归、映射反演、文学艺术、书法建筑等,一幕又一幕地尘埃落定,展开了万花筒般的数学画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在其中的数学/谈祥柏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好玩的数学/张景中主编)

ISBN 7-03-015762-1

I. 乐… II. 谈… III. 数学-通俗读物 IV. 0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7133 号

丛书策划: 李 敏

责任编辑: 李 敏 / 责任校对: 刘小梅

责任印制: 钱玉芬 / 整体设计: 黄华斌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5年8月第 一 版 开本: 610×1000 1/16

200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3 1/4

印数: 1—6 000 字数: 265 000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好玩的数学》编委会

主 编 张景中

成 员 (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陈仁政 孙荣恒 谈祥柏 王树禾

吴鹤龄 易南轩 郁祖权

总 序

2002年8月在北京举行国际数学家大会(ICM2002)期间,91岁高龄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为少年儿童题词,写下了“数学好玩”4个大字。

数学真的好玩吗?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会说,陈省身先生认为数学好玩,因为他是数学大师,他懂数学的奥妙。对于我们凡夫俗子来说,数学枯燥,数学难懂,数学一点也不好玩。

其实,陈省身从十几岁就觉得数学好玩。正因为觉得数学好玩,才兴致勃勃地玩个不停,才玩成了数学大师。并不是成了大师才说好玩。

所以,小孩子也可能觉得数学好玩。

当然,中学生或小学生能够体会到的数学好玩,和数学家所感受到的数学好玩,是有所不同的。好比象棋,刚入门的棋手觉得有趣,国手大师也觉得有趣,但对于具体一步棋的奥妙和其中的趣味,理解的程度却大不相同。

世界上好玩的事物,很多要有了感受体验才能食髓知味。有酒仙之称的诗人李白写道:“但得此中味,勿为醒者传”,不喝酒的人是很难理解酒中乐趣的。

但数学与酒不同。数学无所不在。每个人或多或少地要用到数学,要接触数学,或多或少地能理解一

些数学。

早在 2000 多年前，人们就认识到数的重要。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家菲洛劳斯说得更加确定有力：“庞大、万能和完美无缺是数字的力量所在，它是人类生活的开始和主宰者，是一切事物的参与者。没有数字，一切都是混乱和黑暗的。”

既然数是一切事物的参与者，数学当然就无所不在了。

在很多有趣的活动中，数学是幕后的策划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玩七巧板，玩九连环，玩华容道，不少人玩起来乐而不倦。玩的人不一定知道，所玩的其实是数学。这套丛书里，吴鹤龄先生编著的《七巧板、九连环和华容道——中国古典智力游戏三绝》一书，讲了这些智力游戏中蕴含的数学问题和数学道理，说古论今，引人入胜。丛书编者应读者要求，还收入了吴先生的另一本备受大家欢迎的《幻方及其他——娱乐数学经典名题》，该书题材广泛、内容有趣，能使人在游戏中启迪思想、开阔视野，锻炼思维能力。丛书的其他各册，内容也时有涉及数学游戏。游戏就是玩。把数学游戏作为丛书的重要部分，是“好玩的数学”题中应有之义。

数学的好玩之处，并不限于数学游戏。数学中有些极具实用意义的内容，包含了深刻的奥妙，发人深

思，使人惊讶。比如，以数学家欧拉命名的一个公式

$$e^{2\pi i} = 1$$

这里指数中用到的 π ，就是大家熟悉的圆周率，即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值，它是数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常数。数学中第2个重要的常数，就是上面等式中左端出现的 e ，它也是一个无理数，是自然对数的底，近似值为 $2.718281828459\cdots$ 。指数中用到的另一个数 i ，就是虚数单位，它的平方等于 -1 。谁能想到，这3个出身大不相同的数，能被这样一个简洁的等式联系在一起呢？丛书中，陈仁政老师编著的《说不尽的 π 》和《不可思议的 e 》，分别详尽地说明了这两个奇妙的数的来历、有关的轶事趣谈和人类认识它们的漫长的过程。其材料的丰富详尽，论述的清楚确切，在我所知的中外有关书籍中，无出其右者。

如果你对上面等式中的虚数 i 的来历有兴趣，不妨翻一翻王树禾教授为本丛书所写的《数学演义》的“第十五回 三次方程闹剧获得公式解 神医卡丹内疚难舍诡辩量”。这本章回体的数学史读物，可谓通而不俗、深入浅出。王树禾教授把数学史上的大事趣事憾事，像说评书一样，向我们娓娓道来，使我们时而惊讶、时而叹息、时而感奋，引来无穷怀念遐想。数学好玩，人类探索数学的曲折故事何尝不好玩呢？光看看这本书的对联形式的四十回的标题，就够过把瘾了。王教授还为丛书写了一本《数学聊斋》，把现代数学和经典数学中许多看似古怪而实则富有思想哲理的内容，像《聊斋》讲鬼说狐一样最大限度地大众化，努力使

读者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在这里，数学的好玩，已经到了相当高雅的层次了。

谈祥柏先生是几代数学爱好者都熟悉的老科普作家，大量的数学科普作品早已脍炙人口。他为丛书所写的《乐在其中的数学》，很可能是他的封笔之作。此书吸取了美国著名数学科普大师加德纳 25 年中作品的精华，结合中国国情精心改编，内容新颖、风格多变、雅俗共赏。相信读者看了必能乐在其中。

易南轩老师所写的《数学美拾趣》一书，自 2002 年初版以来，获得读者广泛好评。该书以流畅的文笔，围绕一些有趣的数学内容进行了纵横知识面的联系与扩展，足以开阔眼界、拓广思维。读者群中有理科和文科的师生，不但有数学爱好者，也有文学艺术的爱好者。该书出版不久即脱销，有一些读者索书而未能如愿。这次作者在原书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列入丛书，希望能满足这些读者的心愿。

世界上有些事物的变化，有确定的因果关系。但也有着大量的随机现象。一局象棋的胜负得失，一步一步地分析起来，因果关系是清楚的。一盘麻将的输赢，却包含了很多难以预料的偶然因素，即随机性。有趣的是，数学不但长于表达处理确定的因果关系，而且也能表达处理被偶然因素支配的随机现象，从偶然中发现规律。孙荣恒先生的《趣味随机问题》一书，向我们展示出概率论、数理统计、随机过程这些数学分支中许多好玩的、有用的和新颖的问题。其中既有经典趣题，如赌徒输光定理，也有近年来发展的新的

方法。

中国古代数学，体现出算法化的优秀数学思想，曾一度辉煌。回顾一下中国古算中的名题趣事，有助于了解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学习逻辑分析方法，发展空间想像能力。郁祖权先生为丛书所著的《中国古算解趣》，诗、词、书、画、数五术俱有，以通俗艺术的形式介绍韩信点兵、苏武牧羊、李白沽酒等 40 余个中国古算名题；以题说法，讲解我国古代很有影响的一些数学方法；以法传知，叙述这些算法的历史背景和实际应用，并对相关的中算典籍、著名数学家的生平及其贡献做了简要介绍，的确是青少年的好读物。

读一读《好玩的数学》，玩一玩数学，是消闲娱乐，又是学习思考。有些看来已经解决的小问题，再多想想，往往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举两个例子：

《中国古算解趣》第 37 节，讲了一个“三翁垂钓”的题目。与此题类似，有个“五猴分桃”的趣题在世界上广泛流传。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曾用此题考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学生，无人能答。这个问题，据说是由大物理学家狄拉克提出的，许多人尝试着做过，包括狄拉克本人在内都没有找到很简便的解法。李政道教授说，著名数理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怀德海曾用高阶差分方程理论中通解和特解的关系，给出一个巧妙的解法。其实，仔细想想，有一个十分简单有趣的解法，小学生都不难理解。

原题是这样的：5只猴子一起摘了1堆桃子，因为太累了，它们商量决定，先睡一觉再分。

过了不知多久，来了1只猴子，它见别的猴子没来，便将这1堆桃子平均分成5份，结果多了1个，就将多的这个吃了，拿走其中的1堆。又过了不知多久，第2只猴子来了，它不知道有1个同伴已经来过，还以为自己是第1个到的呢，于是将地上的桃子堆起来，平均分成5份，发现也多了1个，同样吃了这1个，拿走其中的1堆。第3只、第4只、第5只猴子都是这样……问这5只猴子至少摘了多少个桃子？第5个猴子走后还剩多少个桃子？

思路和解法：题目难在每次分都多1个桃子，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少4个，先借给它们4个再分。

好玩的是，桃子尽管多了4个，每个猴子得到的桃子并不会增多，当然也不会减少。这样，每次都刚好均分成5堆，就容易算了。

想得快的一下就看出，桃子增加4个以后，能够被5的5次方整除，所以至少是3125个。把借的4个桃子还了，可知5只猴子至少摘了3121个桃子。

容易算出，最后剩下至少 $1024 - 4 = 1020$ 个桃子。

细细地算，就是：

设这1堆桃子至少有 x 个，借给它们4个，成为 $x + 4$ 个。

5个猴子分别拿了 a, b, c, d, e 个桃子（其中包括吃掉的一个），则可得

$$a = (x + 4) / 5$$

$$b = 4(x + 4)/25$$

$$c = 16(x + 4)/125$$

$$d = 64(x + 4)/625$$

$$e = 256(x + 4)/3125$$

e 应为整数，而 256 不能被 5 整除，所以 $(x + 4)$ 应是 3125 的倍数，所以

$$(x + 4) = 3125k \quad (k \text{ 取自然数})$$

当 $k = 1$ 时， $x = 3121$

答案是，这 5 个猴子至少摘了 3121 个桃子。

这种解法，其实就是动力系统研究中常用的相似变换法，也是数学方法论研究中特别看重的“映射-反演”法。小中见大，也是数学好玩之处。

在《说不尽的 π 》的 5.3 节，谈到了祖冲之的密率 $355/113$ 。这个密率的妙处，在于它的分母不大而精确度很高。在所有分母不超过 113 的分数当中，和 π 最接近的就是 $355/113$ 。不但如此，华罗庚在《数论导引》中用丢番图理论证明，在所有分母不超过 336 的分数当中，和 π 最接近的还是 $355/113$ 。后来，在夏道行教授所著《 π 和 e 》一书中，用连分数的方法证明，在所有分母不超过 8000 的分数当中，和 π 最接近的仍然是 $355/113$ ，大大改进了 336 这个界限。有趣的是，只用初中里学的不等式的知识，竟能把 8000 这个界限提高到 16500 以上！

根据 $\pi = 3.1415926535897 \dots$ ，可得 $|355/113 - \pi| < 0.00000026677$ ，如果有个分数 q/p 比 $355/113$ 更接近 π ，一定会有

$$|355/113 - q/p| < 2 \times 0.00000026677$$

也就是

$$|355p - 113q|/113p < 2 \times 0.00000026677$$

因为 q/p 不等于 $355/113$, 所以 $|355p - 113q|$ 不是 0。但它是正整数, 大于或等于 1, 所以

$$1/113p < 2 \times 0.00000026677$$

由此推出

$$p > 1/(113 \times 2 \times 0.00000026677) > 16586$$

这表明, 如果有个分数 q/p 比 $355/113$ 更接近 π , 其分母 p 一定大于 165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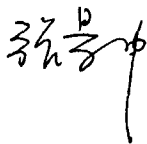
如此简单初等的推理得到这样好的成绩, 可谓鸡刀宰牛。

数学问题的解决, 常有“出乎意料之外, 在乎情理之中”的情形。

在《数学美拾趣》的 22 章, 提到了“生锈圆规”作图问题, 也就是用半径固定的圆规作图的问题。这个问题出现得很早, 历史上著名的画家达·芬奇也研究过这个问题。直到 20 世纪, 一些基本的作图, 例如已知线段的两端点求作中点的问题 (线段可没有给出来), 都没有答案。有些人认为用生锈圆规作中点是不可能的。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在规尺作图问题上从来没有过贡献的中国人, 不但解决了中点问题和另一个未解决问题, 还意外地证明了从 2 点出发作图时生锈圆规的能力和普通规尺是等价的。那么, 从 3 点出发作图时生锈圆规的能力又如何呢? 这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开始提到，数学的好玩有不同的层次和境界。数学大师看到的好玩之处和小学生看到的好玩之处会有所不同。就这套丛书而言，不同的读者也会从其中得到不同的乐趣和益处。可以当做休闲娱乐小品随便翻翻，有助于排遣工作疲劳、俗事烦恼；可以作为教师参考资料，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启迪学生心智；可以作为学生课外读物，有助于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即使对于数学修养比较高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数学研究工作者，也会开卷有益。数学大师华罗庚提倡“小敌不侮”，上面提到的两个小题目都有名家做过。丛书中这类好玩的小问题比比皆是，说不定有心人还能从中挖出宝矿，有所斩获呢。

啰嗦不少了，打住吧。谨以此序祝《好玩的数学》丛书成功。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张华' (Zhang Hua), with a stylized flourish extending downwards.

2004年9月9日

前 言

数学家的模式，就像画家与诗人的一样，必须是美的，数学概念同油彩或语言文字一样，必须非常协调。美是第一性的，丑陋的数学在世上不会有永久的位置。

——G. H. 哈代

科学家们认为，大自然这部伟大的书，是用数学语言来写的。几千年来，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将自然界的千姿百态整理加工，使之形成一种理性的美——数学美。对称、比例、简洁、深广、厚重、协调、统一、精确、循环、往复、回归、韵律、平衡、奇异……无不统一于其中，甚至混沌也是一种非凡的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学是打开科学宝库的一把钥匙。社会的发展，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乃至向宇宙空间的移民，样样都离不开数学。

但是，以上各种赞美之辞，都不意味着数学家可以自我陶醉。由于它的枯涩语言，冷峻的定义与公式，看上去怪里怪气的符号，数学就像一堵高墙，把它和周围世界隔绝了。高墙里面究竟在干什么，外行人是感到非常神秘的。他们猜想，那不过是一些枯燥乏味的数字，受着生吞活剥的法则的支配，这种结构毫无

生气，亘古不变，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有兴趣加以研究。另一方面，这座高墙也大大限制了躲在大墙里面的人们的视野，往往自鸣得意，漠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故步自封，不愿走出象牙塔。正是由于数学太重要了，数学必须义无反顾地向广大公众传播和普及，才能取得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法国大数学家帕斯卡早已有鉴于此，他敏锐地指出：“数学这一学科是如此的严肃，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把它趣味化。”2005年是国际物理年，我们不要忘记爱因斯坦所走过的道路，在他的工作室里就堆放着不少趣味数学读物，在紧张工作之余，他往往从中抽出一本浏览一番，正是这种积极的休息，调整了他的心态，摆脱定向思维的羁绊，勇敢地攀登前人梦想不到的绝顶。

还可以举出牛顿、欧拉、费马、拉普拉斯、哈密顿、庞加莱等大量例子，来说明趣味数学对启迪智慧、促进发明的作用。名著《数学精英》翻来复去地阐明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数学家实际上是一个着迷者，不迷恋就不会有创新。这个道理，孔老夫子早已说得很明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刺激创造，创造获得成果，从而跃上新的台阶，在新的台阶上又萌生新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创造—兴趣”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推动了数学一波又一波地不断前进。回顾一下整个数学史，事实昭然若揭：功利主义从来就不是重大发现或突出成果的催生婆。

趣味数学题材广泛，下到初等的算术、代数，上至拓扑学、泛函分析等艰深学科，处处都有它的踪迹，而且，在趣味数学与严肃数学之间，并不存在一道泾渭分明的鸿沟。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既是数学名家，又是趣味数学大师的“两栖”人物。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肯定也会有，甚至为数更多。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大量趣味数学素材，我国古代就有一些有识之士非常重视趣味数学在启蒙教育方面的作用，他们编制歌诀和“顺口溜”，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让人们怀着愉快的心情去思考和解决数学问题。早在公元 16 世纪，明朝学者程大位编的《直指算法统宗》，书中很多题目用歌谣体写成，琅琅上口，趣味隽永，可读性极强，因此一再翻印，长盛不衰，名震遐迩，流传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

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写好书，必须占有资料，这乃是不易之理。我是一个爱书、读书、抄书、借书、买书、背书、藏书成癖的人，而且数十年如一日。有一则新闻说上海人的平均藏书量只有 0.24 册，如以这个数字计算，则我的藏书量在 2001 年 6 月祖传老屋拆迁以前，大致相当于它的 20 万倍，即 5 万册左右。私家藏书能达到如此规模，也就相当不容易了。

我所买的大都是旧书，也就是淘来的东西。大凡淘旧书，跑的地方一定得多，收购面必须广，可谓“蜻蜓点水”，面面俱到。解放前，上海棋盘街，

豫园城隍庙，老西门文庙都是我足迹常到之处，甚至不惮远行，徒步走到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去。

在淘旧书的生涯中有几桩事足以影响我的一生。第一桩事是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爵士所著的、金克木老先生翻译的《流转的星辰》(The Stars In Their Courses)，它使我走上了毕生从事科普写作的道路，这件事我已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几年前出版的《金苹果文库》中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在此只想略提一笔。可惜由于这本书没有同其他天文学藏书放在一起，而是另外打包，在搬家时不幸丢失。遭殃的还有我从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杭州、西安、长春等地的公私图书馆中所抄与复印的马丁·加德纳先生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发表的、首尾 20 余载的数学游戏专栏上的全部文章，以致数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对我以及许多数学爱好者来说，都是无可估量的损失。

倘若采用“拟人化”的观点，将书比喻为“人”，那么，也有幸免于难的。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乃是被我从上海锦江饭店附近长乐路旧书店里淘来的《数学世界》(The World of Mathematics)一套四大册的外文原版书了。它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学者、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前主任、后调往江西南昌去的孙泽瀛教授(已故)从美国纽约买回来的，当时还有七成新的样子。书中居然还夹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勒令”与孙先生自己所写的“交代”与“认罪书”。孙先生逝世之后，不知道它通过什么渠道流落到旧书店里去了。众所周知，好的数学书一般不会过